那個寒氣襲人的冬夜

——《離騷》之於我

虞非子

燈下集

三

「運交華蓋欲何求？」從此夜夜燈下，書人對語。在那篇《書緣即宿命》中，我接着寫道——

我常常不禁自問：如果當時班主任不是在洗腳（在黃昏的走廊上洗腳，在我至今還是一個謎），而是外出散步去了，家訪去了；如果那圖書館也和現在的許多圖書館一樣要借的書偏偏沒有；如果那本《離騷》不是單行本、狹長本，可放入口袋隨時拿出來誦讀；如果那位來校招聘的也是淹了秭歸而無動於衷的人……如果是那樣，如今的我又會怎樣？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所謂有選擇的讀書常常並不是我們的選擇，某本書的出現常常並不是偶然的、全無意志的。在第一次後來夭折了的商品大潮來臨之初，我曾很偶然地又見《離騷》，並在「兮」的迴腸蕩氣中寫下了《又見〈離騷〉》；如今，我「三而竭」地想到了《離騷》……楚天之下，誰人重唱楚聲？又有何人應和？我精神上的「帝高陽之苗裔兮……」

昨夜我聽到發了瘋的尼采抱着那匹被車伕鞭打的馬失聲痛哭（窗外雨聲淅瀝）；前夜我看見一個老翁正逐一點亮倫敦法學會殿堂內的那一百零二盞煤氣燈（我家附近那座飾有煤氣燈的舊橋在現代化的大橋通車之後消失了）；前夜的前夜我聞到了三島由紀夫焚燒金閣寺所散發的焦煙味（今天下班回家由於交通擁擠我又徒步走過了一段很脂粉氣的美的霓虹燈街道）……

我不知道今夜我將（被）感覺什麼，我只知道我將沿着書緣即宿命的漫漫長路，懷着自嘲的自信找尋偶然之書的某種命運般的啟示，那個悲劇的波德萊爾眼中的月亮——明亮的毒。

十七年過去了，重讀這篇舊文，感覺我還是在「沿着書緣即宿命的漫漫長路，懷着自嘲的自信找尋偶然之書的某種命運般的啟示，那個悲劇的波德萊爾眼中的月亮——明亮的毒」，只是經歷得多了，那「毒」便也愈發明亮，甚至有了某種「通透」感。

但當女兒開始誦讀《離騷》的時候，我還是有種說不出的異樣情緒，不知是喜是憂。我只能這樣告誡女兒：每個人都要爲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因此在選擇之前，你必須要有足夠的應對將來可能付出的代價的心理準備。

女兒說「我知道！」

我知道，書緣即宿命。常常，選擇也是被選擇，或者說是別無選擇。

四

我第一次感嘆「已矣哉」，是在一九八八年歲末。「在『兮』的迴腸蕩氣中」，我以筆名「虞星」寫下了《又見〈離騷〉》——

夜讀《文藝鑒賞大成》，又見《離騷》。

學生時代我曾苦滋滋地享受過一陣《離騷》，屈原的人格、力量透過那繽紛的詩行向我襲來，一種眞實的「躁動」騷擾了我那年輕而平靜的心湖，從此一發而不可收，直至現在我又見《離騷》。

《離騷》是難啃的，但嚼起來卻是芬芳無比的。

《離騷》是不朽的，但它的讀者卻是不會與人口同步增長的——又見《離騷》，我既喜又憂。

一位三年級的文科大學生從未「碰」過《離騷》、《詩經》之類的經典，當知瓊瑤的許多詩是譯自古典詩詞時竟大爲驚訝。據熟悉大學生生活的人士透露，這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般的學生並不在少數，在校園裡你隨手就可「抓上一大把」。

我說這些並無憤怒或譴責之意，說實在的，讓大學生去念《離騷》、《詩經》之類的經典畢竟是不合時宜的。大學生爲了今後的出路，不論是出國之路，還是就業之路，就得讀一些有用的書，《離騷》離得太遠，即使在未來的旅途上也未必會見到一位讀過《離騷》的上司或同僚。此其一。

其二，《離騷》、《詩經》之類的經典現正處於「凍結」階段，轟轟烈烈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討論告訴我們什麼？《離騷》、《詩經》之中是否也包含了精華和糟粕？還是不「碰」爲妙，要知道，大學生代表未來，切不可在吸取精華的同時滾上一身糟粕，以至在跨入社會時喪失自己的惟一的資本——思想解放。

又見《離騷》，我自覺不合時宜，好在《離騷》所產生的「氣」場依舊圍繞着我，清新的芬芳令人陶醉，也令人凜然，在這寒氣襲人的冬夜。

「亂曰：『已矣哉！』」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寒氣襲人的冬夜」，我這「不合時宜」之想，引起了長沙鍾叔河先生的共鳴。我，並不孤單。

（中）

周恩來的酒量

齊夫

周恩來的酒量大，這是盡人皆知的，可大到什麼程度，誰也說不清楚。周恩來的酒量雖然很大，但他平時並不喜歡飲酒，飲酒大多是工作需要，像主持國宴什麼的，很少因私事喝酒，可眞要喝起酒來也鮮有對手。

古人說，酒有別腸。也就是說，酒量大小多是天生的，與後天的鍛煉關係不大。周恩來的酒量大概就是天生的，早在紅軍長征路過茅台鎮時，紅軍狠狠過了一把酒癮，據周恩來自己說，那一回，一兩多的酒杯，他就喝了二十五杯，這樣算來，他的酒量大概是二斤半到三斤。

重慶談判時，他代不勝酒量的毛澤東喝酒，是來者不拒，而且多是雙份，即代毛澤東喝一份，他自己再喝一份。當時，場面很大，出席宴會的都是有身份的人，有國民黨的達官貴人，有社會名流，還有民主黨派，既有衷心敬仰來敬酒的，也有不懷好意的，但誰敬的酒都不好拒絕。宴會上他總是緊貼毛澤東而坐，談話時他退後半個身子讓毛澤東爲先，敬酒時他又搶前半個身子擋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來代勞。」好在酒杯較小，每杯只有三錢，可就這樣喝下來，積少成多，一個宴席下來，也得二三斤酒喝。而且，別人喝醉酒就去睡覺了，他還要繼續工作，準備第二天的和談材料，喝了那麼多酒，還能神志清醒地投入工作，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讚嘆說：眞神人也！說到周恩來的酒量，大家都津津樂道他和許世友鬥酒的故事。時任南京軍區司令的許世友不僅酒量大，還愛喝酒，酒風強悍，他與人喝酒時，就派自己的警衛員來監酒，誰少喝一滴酒，就要罰一碗，許多人都害怕與他喝酒。消息傳到周恩來那裡，他就想找個機會敲打敲打許世友。不久，許世友來北京開會，周恩來請他喝酒，兩個人一人一瓶茅台酒，喝完後沒分出高下，又上了兩瓶茅台，許世友漸漸喝得慢了，周恩來仍豪情不減，第二瓶酒喝完了，許世友終於不行了，從椅子上滑落下來，周恩來還沒事人一樣。許世友徹底服軟了，周恩來乘機開導他說，你的年齡也不小了，以後可不能這樣喝酒了，我給你定個規矩，每次喝酒不要超過半斤，而且你那種野蠻的勸酒辦法不能再用了，本來喝酒是圖個高興，照你那個喝法只會影響團結，還喝壞身體。許世友這時對周恩來那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連聲說：我改，我改！從此，許世友喝酒很少再超過半斤，也不再用警衛員來監酒了。

周恩來的酒量雖大，但也有過喝醉的時候。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周恩來出國訪問，會談雙方分歧很大，談判論爭焦點十分激烈，要想達到預想目標非常困難。幾個回合下來，總理十分疲憊，心情也很鬱悶，茶飯不思，夜不能寐。代表團成員都看在眼裡，急在心上。因爲大家清楚總理是一個工作起來就不考慮自己身體的人。於是找翻譯兪志英商量：「聽說你很能喝酒，請你想辦法把總理灌醉，好讓他得以休息。」兪志英沒有絲毫猶豫，她主動邀請周恩來喝酒，兩人共喝了四瓶酒，到底是年事已高，少了當年之勇，總理眞讓兪志英灌醉了，呼呼大睡了一整夜，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休息。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還有這樣的海量，無論如何也是令人欽佩的。

武則天與洛陽「水席」

徐秀麗

文化什錦

每年四月牡丹花會期間總要去「九朝古都」洛陽採風，其間除了看花和瞻仰龍門石窟等勝跡之外，也會去品嘗名聞遐邇的「洛陽水席」。幾家水席名店都掛有不少中外政要和名人與飯店大廚的合影，令人有名不虛傳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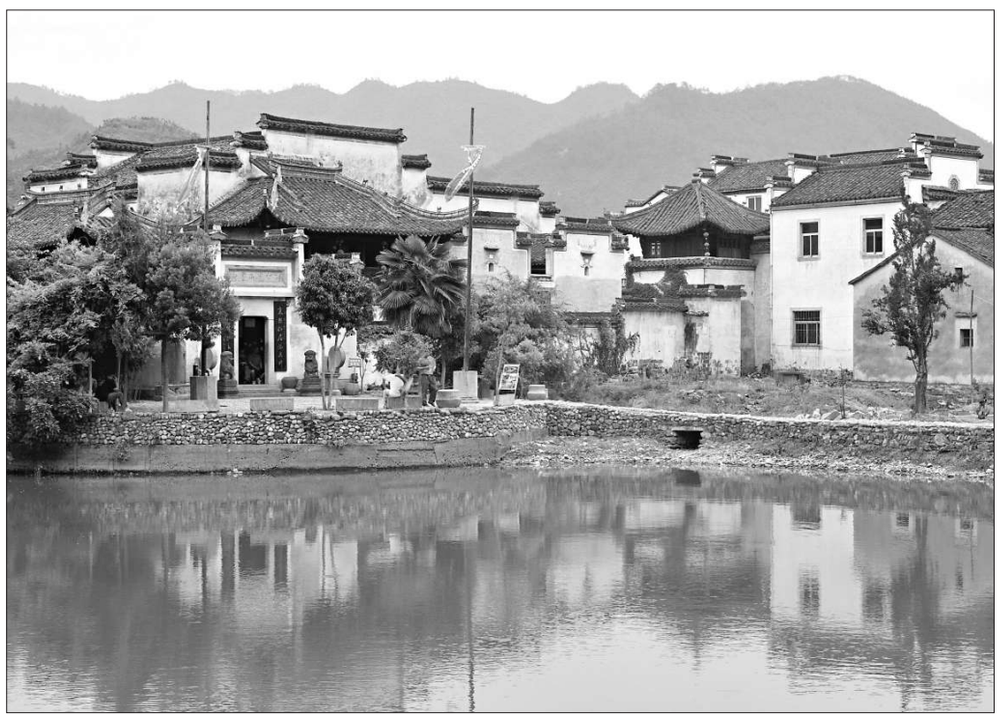
洛陽水席盛行於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它與名聲赫赫的「滿漢全席」、「全羊席」、「魚翅席」不同，整席由二十四道菜餚構成，包括八個冷拼盤、八碗、四件、四個壓桌菜，件件有水，樣樣帶湯，故稱爲「水席」。水席出現與當時洛陽的地貌環境有關。洛陽四面環山、氣候乾燥，古時又瓜果稀少，因此民間飲食中多食湯類。他們採取將主副食放在一塊烹調，煮成稠湯來食用。這種吃法經過改革後搬上宴席，形成以當地土特產爲原料的素菜葷作、五味俱全的「水席宴」。水席的產生還與洛陽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從北魏至隋唐，洛陽地區佛教興盛，寺庵星羅棋布，僧尼人數衆多，他們潛心研製精美的素質齋飯，用以款待上層施主。他們根據民間膳食多用湯類的特點，製成了連湯帶水一起餐用的菜餚，使水席發揚光大。當時「上流社會」人士多信佛教，覺得寺院的水席味道不錯，於是經名廚加工改造，再配以山珍海味，逐步登上官府和大雅之堂。

「水席」在洛陽眞正走紅並流傳開來，有一個人功不可沒，她便是中國首位女皇帝武則天。當年唐王朝的國都是長安，但武則天對洛陽情有獨鍾，便將洛陽改名爲「神都」，她把老家山西的優質牡丹移到洛陽，自己大部分時間也來洛陽辦公和居住。據說武則天初到洛陽時，當地官員就以「水席」供奉。吃膩了山珍海味的則天女皇品嘗了這種與衆不同清新可口的宴席，不僅讚不絕口，還詢問陪侍的大臣味道如何？臣子們見女皇喜歡，自然都隨口附和。於是，在武則天的竭力推動下，水席就從民間登上宮廷的大雅之堂，每逢有什麼喜慶大典，武則天總以水席犒賞群臣。「上行下效」，下屬們群起仿效，官場上的宴請也流行起水席來，當時甚至將水席稱爲「宮廷宴」、「官場席」。這樣一來，洛陽水席就更爲普及和盛行了，製作技術和花樣造型也日趨豐富精彩。

洛陽水席頭道菜是「假燕菜」，現在叫「洛陽燕菜」或「牡丹燕菜」。所謂「假燕菜」，就是以他物假充燕窩而製成的菜餚。這個作假的源頭也是武則天。傳說武則天稱帝後，天下倒也太平，民間發現了不少的「祥瑞」，如什麼麥生三頭，穀長三穗之類，武則天對這些太平盛事當然大感興趣。某年秋洛陽東關外一塊菜地裡長出了一個大白蘿蔔，長有三尺，上青下白，這個「巨無霸」蘿蔔被當成吉祥物敬獻給女皇。武則天很喜歡，遂命御廚做成佳餚享用。蘿蔔能做什麼好菜呢？御廚左思右想，用心對這個大蘿蔔進行精心加工，並摻入山珍海味，烹製成一道美味靚羹。武則天品嘗後感覺香美爽口，很有燕窩湯的味道，便賜名「假燕菜」。從此「假燕菜」在女皇菜單上必不可少，也成了洛陽水席的首菜。後來「假燕菜」越做越精、越來越上檔次，工藝也不斷「與時俱進」。廚師們先把蘿蔔切成寸半的細絲，用冷水浸泡後再用綠豆粉拌勻，上籠蒸後，晾涼入溫水泡開，撈出後加入海米、肉絲、魷魚絲、海參絲、蹄筋絲、玉蘭絲、雞蛋、香菜、韮黃等，再在高湯裡烹製。其味道酸辣鮮香、別具一格，湯清口爽、營養豐富，成了洛陽傳統名菜，所以又稱其「洛陽燕菜」。

洛陽「水席」有兩個「基本點」：一是所有菜餚均帶湯——湯湯水水；二是菜餚吃完一道，撤走再上一道，像流水一樣不斷更新。如今的洛陽水席一般共設二十四道菜，包括八個冷盤、四個大件、八個中件、四個壓桌菜。雞鴨魚肉、山貨鮮蔬無所不包，絲片條塊、烹炸燒炒樣樣俱全。冷熱葷素、甜鹹酸辣兼而有之。洛陽水席除了味道鮮美、做法獨特和用料考究的特點外，還有一個優勢就是特別符合人體保健的要求。它以素菜爲主，又含大量水分，不會增加脂肪含量，符合現代健康理念，既能滿足口腹之慾，又利於健身防病，可謂一舉兩得。

一九七三年國慶期間，周恩來總理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到洛陽參觀遊覽，當地名廚爲他們做了一道清香別致的「洛陽燕菜」，只見一朵潔白如玉色澤奪目的牡丹花浮於湯麵之上，菜香花鮮，贏得賓主雙方陣陣掌聲與讚賞，周總理笑道：「菜裡開牡丹了」。所以人們後來又把燕菜稱爲「牡丹燕菜」。如今，洛陽水席作爲一種傳統的飲食文化，與牡丹花會、龍門石窟，並稱「洛陽三絕」，贏得世人交口稱讚。現在洛陽專營水席的飯店有上百家，兼營者更比比皆是。一桌普通的水席價位四五百元人民幣。最具名氣的水席老店叫「眞不同」，始創於清光緒年間，已有百年歷史，可供一千八百多人同時就餐，天天顧客盈門。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五日，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洛陽牡丹花會和眞不同洛陽水席製作技藝榜上有名，賞洛陽牡丹、品洛陽水席，又引發海內外觀光客新一輪的追捧熱潮。



徽州民居（攝影） 高鶴雲

北平・江寧

季旭東

文化縱橫

北平與江寧分別是北京與南京的舊稱。雖然遠在秦漢時，朝廷就在今冀東地區設置了右北平郡，但是右北平離今天的北京所在位置比較遠，且名字中又多一個右字，因而與今天的北京並無多大的關係。北平第一次成爲北京的城名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後，將前元的京師大都（今北京）改名爲北平，意爲北方平靜。朱元璋還封其四子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爲燕王，駐守於此。後朱棣遷都北平，又將之改爲京師。北京第二次改名北平則是在一九二八年，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並以此爲都後。這次改名的主觀意願除了希望北方平靜外，還有一國不二京的意思。

江寧在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它曾被隋、北宋以及滿清等朝代用作爲南京的城名。民國初年，袁世凱竊得大總統寶座後，也曾以江寧作爲南京的城名。歷代統治者使用江寧這個名稱的基本目的都是企望江南安寧。

北平與江寧這兩個城名儘管含有對平靜與安寧的希冀，然而在北京和南京這兩座城市使用這兩個名字期間，卻既不平靜，也不安寧。遠的不談，單說近現代就讓人大跌眼鏡。先看北平，早在明初就有燕王朱棣由此發起的「靖難」之役。是役，朱棣南下攻佔南京，奪下了皇帝寶座。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北平也沒有平靜過。一九三五年，這裡發生過大規模的抗日愛國學生運動。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在這裡挑起了「七・七」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中國的全民抗戰也由此全面展開。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朱德總司令在這裡向全軍發布了打過長江的進軍令。隨着同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頭一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今天成立」的宣告，蔣記國民政府也就「金陵王氣黯然收」了。

江寧也一樣：一八四二年，清政府因制度與國力不如人，在鴉片戰爭中竟讓英軍一路打到江寧城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從此，中國便進入了充滿苦難的近代。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攻佔江寧，並改其名爲天京，以此爲都，與清王朝對峙達十多年之久。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在此就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終結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

總而言之，對以北平與江寧作爲北京與南京正式城名的統治者來說，可以說是北平不平，江寧無寧。這箇中的原委很多，但歸結起來卻只有兩點：一是國力不濟，二是制度腐敗。前者如清廷在鴉片戰爭中以土炮及冷兵器對抗英軍的堅船利炮，抗戰中，中國正規軍三個師的裝備頂不上日軍一個師等。後者主要表現爲對內壓迫與剝削民衆，對外軟弱無能。在對內方面，清廷與國民政府只知向百姓索要，對民生卻慮之不多。尤其是國民政府頭面人物抗戰時大發國難財，抗戰後又不顧國家亟需恢復，百姓企盼和平的願望，悍然傾全國之力發動內戰，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對外方面的典型事例如清代慈禧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國民政府在日本侵佔了東三省並建立了僞滿洲國後，竟然還維持着與日本的外交關係。若國內動盪，民貧國弱，則在國際上強權當道的今天，不要說北方平靜，江南安寧，就是整個中國也是毫無平靜與安寧可言的。這是很值得國人深思的。

美國素食主義

馮進

域外漫筆

美國人吃素的原因五花八門。有的人是出於宗教戒律，必須遵守或長或短的「齋期」。有的是爲了保護環境，覺得爲了肉食而飼養動物是最不經濟、最破壞環境的行爲。有些是出於道德感，覺得美國飼養業對於動物都殘酷不人道。當然也有人因爲健康原因而「被迫」吃素。最近幾年，吃素在美國越來越流行。但有趣的是，美國人對於吃得「多素」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等分類。

有些素食者不吃雞鴨魚肉，蝦蟹水產，但吃奶製品。有些吃雞蛋，但不吃奶製品。有些吃蔬菜和蛋奶製品。吃得最素的當然是叫做「維根」（Vegan）的素食者，他們不但不吃任何從動物身上得來的食品：包括蛋、奶製品、蜂蜜和用動物製品做的果凍，有些甚至不穿戴動物的皮毛或使用任何從動物原料加工成的產品。不過，很多自封的「素食者」（vegetarian）認爲「肉」的意思就是「哺乳動物」的肉，所以他們也吃魚蝦家禽，雖然這些人並不被美國「素食者協會」認可。

美國的素食主義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才開始成爲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的。起因是六十年代嬉皮士（hippie）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高度商業化的消費主義文化的反思。這一代人認爲，「肉食性」的社會中，才會存在性慾橫流和暴力行爲攀升的現象。因此，他們對素食主義的提倡本身就是對暴力的一種抗議，因爲「肉」被視爲人類彼此之間殘酷迫害、不人道行爲的象徵。

美國的素食主義不但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也與社會地位和性別關係密切。一般說來，素食主義是和中上等階層聯繫在一起的，因爲下等階層由於經濟條件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大可能花額外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去了解、發掘和提倡美味健康的素食。

一九九二年的一項市場調查也顯示，美國自認的素食者中，百分之六十八是女性，百分之三十二是男性。還有一項研究說素食的女性更容易生女孩，因爲日常飲食中大豆製品含量高的話，可能會增加嬰兒的雌性激素，加快雌性發育，不過也有別的研究說這是無稽之談。

無論如何，美國的素食主義傳統由它特有的社會文化決定，和中國素食主義的發展軌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孫中山三次北京之行

許揚

文史叢譚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內地，有團體建議國家應舉辦一系列活動，例如在北京和辛亥革命重要發生地，應分別舉辦紀念大會、拜謁參觀、論壇、學術研討會、辛亥革命文物展和書畫展等紀念活動，隆重紀念這一重要歷史事件，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台灣方面也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基金會」，負責籌備慶祝活動。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義的槍聲開啓了辛亥革命洪流，結束了中國綿延二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爲中國打開了進步的閘門，使民主主義思想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作爲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生前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策動和領導革命，曾有三次北京之行也極其重要。

孫中山第一次北京之行是一八九四年，在分析了封建舊中國的貧窮與落後的原因後，他主張學習世界強國的治國理念，決定上書李鴻章，希望李鴻章在朝廷中施加影響，但李鴻章並沒有見他。這次北京之行，孫中山看到的是，面對外國列強打到家門口的窘境，慈禧太后卻在大張旗鼓地準備慶祝自己的六十大壽，重新修建頤和園，全城上下張燈結綵，絲毫沒有同仇敵愾準備迎敵的跡象。北京的所見所聞使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認識到「實現任何改進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正是從這時起，孫中山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及所領導的革命黨爲了防止國家分裂，盡早結束腐朽的清朝政府的統治，主動讓出總統職位，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即溥儀退位的第二天，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並於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應袁世凱邀請，第二次來到北京，在鐵獅子胡同一號即後來的袁世凱總統府，與袁世凱就政治、軍事、經濟等問題，先後進行了十三次會談。這次的北京之行共二十四天，孫中山的足跡遍及很多地方。其間，孫中山曾五次到北京湖廣會館，出席歡迎會、國民黨成立大會，發表重要演講，闡述他的革命主張。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在北京的統治，將溥儀驅逐出宮，發電報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是。爲結束中國推翻滿清政府以來長期內戰的混亂局面，孫中山毅然北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從廣州啓程，途經上海、日本、天津，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次來到北京。不幸的是，孫中山肝病復發，不得不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檢查、治療。三月十二日，由於病情進一步惡化，孫中山在鐵獅子胡同二十三號辭世。

在鐵獅子胡同二十三號，彌留之際的孫中山留下「家事遺囑」、「政治遺囑」和「致蘇聯遺書」，他留下的最後遺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